

我們生活在这儿

〔苏联〕弗·沃依諾維奇著

程代熙譯

В. Л. ВОЙНОВИЧ
МЫ ЗДЕСЬ ЖИВЕМ

按 «НОВЫЙ МИР», ЯНВАРЬ, 1961 г. 译出

我们生活在这儿

书号 1845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80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4 $\frac{9}{16}$ 插页 2

1965年6月北京第1版 196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定价(0) 0.73 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清晨，披滿露珠的青草變得好像黑透了。微風吹動着伊舍蒙河上空一簇簇的濃霧。

小傻瓜伊凡趕着集體農莊的一群牲口正從橋上經過，還唱着一支什麼歌，他的那兩片厚嘴唇活動起來很不靈便，所以唱出來的歌，沒有一句能叫人聽懂。

我開着一輛自動卸貨的卡車駛來，剛打算過橋，就看見橋上有一頭小牛犢，它的一隻後腳被兩根圓木夾住，整個身子都倒了下來。小牛犢不住地哞哞地叫，好像在說它已經無力為生命掙扎了。我於是停下車，把倒霉的小牛犢侍弄了起來。

“瞧你，”我衝着伊凡說。“不停嘴地哼個啥？你看，小牛犢都摔倒了。要再過一會，連它的腿都要折了。”

“折就折了唄，”小傻瓜滿不在乎地揮了揮手說。“反正就要宰了……站^①上的小伙子們已經有三天沒有吃上肉了。你別來找我的麻煩。我會告訴戈什卡的。”

他一邊走，一邊就用他那根長鞭抽着青草，讓鞭子在

① 指集體農莊的田間宿營站。

他那灵巧的手里不停地发出叭叭的清脆声响。

我慢慢地把車开上了桥，当走到小牛犢出事的那个地方时，車輪就空轉起来。我于是加大油門，輪子轉动得愈快，圓木也就轉得愈快，而車子还是在原地不动。伊凡看見这情况之后，就走了回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走过来問道，同时又打了一个响鞭。

“‘怎么了，怎么了’，”我学他的話說。“你瞧，輪子光是空轉。”

“那好，也把你拿去宰了，作烤肉吃。”

“你別开玩笑，”我对他說。“你还是把我的这件棉衣拿去，把它这样双折起来，可別把里子弄髒了，垫到車輪下边去。”

我总算順利地过了桥，将車停了下来。伊凡把棉衣还给了我。棉衣还是干干淨淨的，可是，他身上穿的那件棉衣，从右肩一直到袖子都給輪軸印上了一道污痕。

“怎么，你自己躺到輪子下面去了嗎？”我問道。

“沒有，我把我的棉衣給垫上了。你这件还是新的，垫了可惜。”

在走上通向卡德尔的那条又寬又平的公路之后，我曾經三次把車停下来，向着那块黄色的路牌走去，路牌上用几个大写字母赫然写着：

波波夫卡

很多開車的人都从这块路牌旁边經過过，也都看見

过上面写着的这个字。但是不是每座村子的名字你都能记住呢？

我曾常常到这个地方来。我认识戈什卡，还认识一些其他的人。

我这篇小說描写的就是这些人。

1

在伊舍蒙河的干涸了的河床上面，长着一排排柳丛。沙尼卡和李絲卡已經給巴甫洛·斯彼里陀諾夫——外号叫洗礼教的巴甫洛——的那辆高大的自动卸貨卡車装完了土。巴甫洛把头上的皮制帽整了整，让帽簷貼着耳朵，之后就把車开走了。于是这两个女友就放下铁鍬，躺下来休息。李絲卡从身上脱下那件已經褪了色的短上衣，点点的叶影就落到了她那晒得黝黑的脊背上。

“沙尼卡，你还不会干活，”李絲卡說道。“你没有把鍬子拿正，土全都倒出来了。”

柳丛里有飞来飞去的丸花蜂，发出嗡嗡的声音，还有蟋蟀的鳴叫。在斜对面的天空上，飞着一架肉眼刚能看得見的飞机，它放出一道弯曲的像一条白綫的东西。李絲卡轉过身去，注視着天空。

“你看，有飞机，还在向外放烟。簡直跟云彩一模一样，”她說道。

“这就是云。是飞机造出来的云。”

“它怎么造出来的？”李絲卡半信半疑地問道。

“我不知道是怎样造的，但我知道是造出来的。这叫
做逆溫^①。”

“你真行，叫逆溫，”李絲卡帶着尊敬的口气重复着这
个她还不認識的字。“逆溫。你是从哪儿知道的？”

“我知道。这是我認識的一个飛行員告訴我的。”

“飛行員？你有相識的飛行員嗎？”

“有过。”

李絲卡沉默了一会，接着又小声地說道：

“是呀，你在城里呆过，所以你有相識的飛行員。可
是在波波夫卡就不会有这样的人。这儿，只要一个人当
上了康拜因司机，就目空一切起来，让人不敢接近。要
是你在这儿老呆下去，那就只好嫁給小傻瓜伊凡作老婆
了。”

沙尼卡依然躺着，沒有回答对方的話。她注視着天
空，而且尽力使自己什么也不去想。她既不願意起来，更
不願意干活。

“昨天，我听见你在俱乐部里唱歌，”李絲卡說。“你唱
得真是好，簡直跟演員唱的一样。”李絲卡刚开始哼起“有
那么多单身的小伙子……”，就又一下陷入了沉思。“你也

① 逆溫，是气象学上的一个专门术语，但它所指的是自然现象，正文里說的是人造云，因此这里“逆溫”一詞显系誤用。

是在城里上学的嗎？”

“也是在城里。”

“城里真是要啥有啥，”李絲卡感叹地說道。“城里有飛行員，城里有演員。可我們这里……”李絲卡用胳膊肘把身子支起來，朝大路上注視着。“嗯，准是戈什卡來了！”她高興地說道。

“是戈什卡嗎？”

“嗯，”李絲卡趕緊把短上衣的扣子扣好。

“那好，我再去摘几枝花來吧？”沙尼卡站了起來，并伸了伸她那已經發麻的手。

“去吧，沙尼亞^①，”李絲卡帶着請求的口吻說道。“你再去這最後的一次吧。今天還得跟他談一次。今天我一定要從他嘴里得到答复。”

“你就行你的事吧，”沙尼卡說着，就撥開柳叢向伊舍蒙河的方向走去了。

戈什卡在斷壁邊刹住車，并慢慢地把車倒過來。

“唉，還不動手嗎？”他站在踏板上，從駕駛台里注視着李絲卡，這樣問道。

“待會就干，”李絲卡說，“稍等一會吧。”

“不能等了，李莎^②，建筑工人已經在罵街了。”

“那就讓他們再多罵一會吧。沙尼卡累了，她到河边

① 即沙尼卡。

② 即李絲卡。

洗脸去了。”

戈什卡身上穿着一件背心。座位上放着一件軍便服，上面压着一本文学教科书。李絲卡钻进駕駛台来，并順手把这些东西往旁边一推，說道：

“你干嗎还穿这种骨质的衬領？这会把脖子弄伤的。应该穿布領的……”

“那又得洗，又得縫，”戈什卡說。“沒有那份工夫。”

“有个老婆就好了，”李絲卡带着关注的口气感叹地說。“老婆会給你縫縫洗洗的，还会給你把袖子上的窟窿补好。”

“补它干嗎？到时一扔就了事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没扔？”李絲卡含着嘲笑的神情，斜睨了他一眼說道。

“只要一破到肩上，就扔。”

他們沉默了下来。戈什卡困得很，眼皮不住地打架，所以沒有心思談話。今天早上六点钟他才从阿克塔巴尔回来，可是八点钟的时候，队长索罗卡就騎着馬来找他，要他去运土。李絲卡手里拿着那本教科书，她把书从当中翻开，看了很久，但她並沒有讀下去，接着，就又把它的放回了原处。

“还在学习嗎？”

“什么？”戈什卡勉强睜开眼睛說道。

“我說，你是在學習嗎？”

“在學習。”

“你還得學很久嗎？”

“不曉得，李莎。等畢業考試及格了，才算數。”

“你還要進技術學校嗎？”

“還不知道。”

“我去年也在學習，”李絲卡沉默了一會，又說道。“我學的是裁剪和縫紉。畢業考試也及格了。我還得到一張證書哩。”

戈什卡沒有回答。

“我還會刺繡。什麼平繡、十字繡都會……拖拉機手米什卡就看見過我繡的花。他說：‘李絲卡，我要是還沒有結婚，就一定娶你。’又說，‘我那個老婆，一點出息也沒有，就只會燒燒飯，洗洗衣服，根本不會繡花，不會縫補。比方說吧，像牆上掛的壁毯，床上鋪的垂飾繡邊，都是買來的，全都得花錢。’你打算也給自己娶個這樣的婆婆嗎？”

“不知道，李莎，碰到什麼樣的，就娶個什麼樣的，”戈什卡懶洋洋地用玩笑的口吻說道。

“大概你也是想娶一個漂亮的，而且還是有學問的吧，”李絲卡憂郁地說道。“娶一個像瓦西里老婆那樣的。那是個有學問的女人，是教書的，不是沒有文化的。她下班回家就說：‘我已經疲倦了’，還說什麼，‘你得侍候侍候

我’。可她哪里說得上什么累呢？又不是干重体力活的。有次瓦西卡学习去了，跟她寄封信来，她就拿起一支紅鉛笔，把写錯的地方挑出来，給他退了回去。”

戈什卡打开了車門。

“干吧，李莎，还得赶两趟哩。”

“再呆一会吧，”李絲卡迟疑地請求着說道。

“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沒有時間了。建筑工人大概又在那里发火了。”

他从駕駛台里取出了一把带着短曲手把的铁鏟，朝車的后帮走去。李絲卡挺不乐意地在后面跟着。

“戈夏^①，你昨天去开会沒有？”她站在他旁边这样問道。

“沒有，我到阿克塔巴尔去了。”

李絲卡倚着铁鏟，像談什么极大机密似的說道：

“皮雅特尼查主席在会上发言說，房子造好之后，結了婚的人每家分給半套，有两个孩子的，可以分給一整套房間。”

“算了，李莎。你我全沾不上边。”

“要是你想沾边的話，就沾得上边，”李絲卡痛苦地思忖道，她叹了一口气，就朝車厢送上了第一鏟土。他們一声不响地干着活。沙尼卡回来了，跟李絲卡并排站在一块，

① 即戈什卡。

注視着她的眼睛。李絲卡把身子轉了過去，沙尼卡全明白了。

“怎麼樣？”戈什卡把車開走時，她問道。“還是一點結果都沒有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李絲卡扔下鐵錘。“沒有結果。”

“那你同他講了嗎？你又跟他暗示分房子的事了嗎？”

“暗示了，”李絲卡承認道。

“哎，李絲卡呀，李絲卡！哪有人像這樣行事呢？難道你能够用這種辦法把這樣的小伙子迷住嗎？”

“可怎樣才能迷住他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沙尼卡感嘆地說道。“就是我知道，我也會講出來。”

“這是為什麼？”

“自有道理在，”沙尼卡輕輕地說道。

李絲卡吃驚地朝她女友的眼睛望了一眼。

沙尼卡轉過身去，朝那掩沒了戈什卡的汽車的波波夫卡的方向凝視了很久，所以她沒有聽到輕微的嗚咽聲。

“李莎，你怎麼了？”她突然一下朝她的女友撲過去。

李絲卡把一張泪臉對着地上的青草，沒有回答。沙尼卡又躺了下去。

“怎麼了，李莎？我還不是什麼結果都沒有得到。你還是當面跟他說吧。這樣的話我講不出口。”

李絲卡坐了下來，用衣襟擦干臉上的泪痕，她還是一

股劲地呜咽着，可突然又破涕为笑起来。

“沙尼雅^①，我曾經跟你說过，說我有不少的小伙子，还記得嗎？这全不是真的。我只有过一个小伙子，就是阿尔卡沙·馬罗奇金，季洪諾夫娜的儿子。他曾經請我看过电影。后来服役去了。打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沒有过相好的小伙子。”

李絲卡沉默了一会，她順手摘下一朵黃色的蒲公英，并心不在焉地把一片片柔軟的花瓣撕下来。

“莫非你已經把阿尔卡沙忘了嗎？”沙尼卡輕声地問道。

“我倒沒有忘，是他把我忘了。他服役的头一个月，寄过一封信来，就这样，再也沒有了。我給他写过六封信，可真是石沉大海，杳无消息。还有什么好說的哩！男人尽是騙人的，受罪的总是我們女人。”

“兴許是他沒有時間写信吧？或許是他出了什么事情？”

“都不是，”李絲卡說道，她用从草根里挤出来的汁液在自己的手上写了一个字：“阿尔卡吉”^②。“他跟他母亲就有信来。昨天我打他家門口过，季洪諾夫娜說道：‘来坐一会吧。我給个东西你瞧瞧。’她递給我几张相片，是阿尔卡沙寄来的。那是他坐在他开的坦克上照的。”

① 即沙尼卡。

② 即阿尔卡沙。

今年，集体农庄要給外来戶和新婚夫妇盖二十二幢房子。現在有的房上已經安上了被太阳晒得焦黃的房梁，而另一些房子还刚刚在打地基。

建筑工地上沒有一个人在干活。在右首第四幢房子的旁边，停着集体农庄主席彼得·叶尔莫拉耶維奇·皮雅特尼查的那辆蓝色的“伏尔加”小轎車。十八个工人（在波波夫卡，人們把他們叫做“想发洋財的人”）围着主席，他們在听队长波塔波夫說話，这是一个瘦长个子，长着两扇大耳朵的人。

戈什卡把車停在灰浆槽的旁边，大声地叫那些工人来卸車。可是沒人理他。只有那个长得跟女人一样的、一头蓬松紅头发的石匠瓦連青摆了摆手，連脸都沒有轉过来，对他說道，“等一等。”

戈什卡正好要找主席，他于是就跳下了駕駛台。

农庄主席头上戴的那頂寬边草帽，給他的脸上映出了一个半圓形的阴影。他的亚麻布的上衣上，还别着一枚因年代过久，外皮已經脫落，而且已經发黑的紅旗勋章。这枚勋章是布琼尼在一九二一年授給騎兵队长皮雅特尼查的。

农庄主席皮雅特尼查时不时地閉起他那双老年人的

眼睛，听着波塔波夫队长說話。波塔波夫的声音叫人听来既平平板板，又不响亮。

“叶尔莫拉耶維奇，我們的条件很简单，”他說道。“每天一百卢布，否則合同就作罢。我們哪儿也找得到活干。”

“我可不敢答应，”主席說。

“你还是算了吧，叶尔莫拉耶維奇。我們俩都是有点年紀的人了，用不着耍什么手腕。你要的是房子，我們要的是錢，我們彼此是誰也离不了誰的。”

“你要是在四十年前落到我的手里，波塔波夫，”主席若有所思地說道，“我包管会把你一刀劈成两半。”

“你是劈不了的。我可是个骨头人。你还是好好說吧，是重訂合同呢，还是这样吵下去？”

“得了，少說点吧，”皮雅特尼查說道。“还是跟你的人說，去干活吧，否則像現在这样干，我連每天十个卢布也不給。至于談到我們的交涉，让我再考虑考虑。”

“什么时候給答复呢？”

“明天。”

工人們并没有立即散去。有两个工人扛着铁錘来卸戈什卡的车。彼得·叶尔莫拉耶維奇轉身对戈什卡說：

“怎么样，雅罗伏依？你干嗎像沒有睡够的样子？”

“我怎么能不像沒有睡够的样子呢？”戈什卡說。“我总共才睡了两个钟头。”

“太紧张了，”主席同意地说道。“现在全都很紧张。时代就是这样。可是到秋天发奖的时候，头一个就发给你。”

“你最好还是放我一次假吧。”

“为什么要放你的假？”

“你看这个，”戈什卡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折成四折的纸条。

这张纸上写的是，区函授学校十年级的应届毕业生戈·伊·雅罗伏依在参加毕业考试期间，应允以请假，并照发工资。

主席对这张纸条上的字，反复念了两遍。

“我不能给假，”他把纸条还给戈什卡时这样说道。

“为什么不给？”戈什卡生气地说。“我这是按法律办事。”

“嗯，亲爱的，好一个法律，”主席感叹地说道。“要是区里天天打电话来问我，‘为什么把工程放慢了？为什么把播种拖晚了？’那你看我该怎么跟区里讲呢？能这样说，我已经给所有的司机放了假吗？你说这样行吗？”

“可我是……”

“说什么你是我是呢？你非参加考试不可吗？那好，可要是在战争期间又该怎么办呢？自然，我没有参加过卫国战争，不过我参加过内战，你晓得那时候的情形吗？”

“我晓得，”戈什卡说，“你曾经一连三天三夜没有离

过馬鞍。”

“你怎么曉得的？”主席惊异地說道。

“这，你已經跟我讲过十次了。”

戈什卡很不高兴地揮了揮手，就朝他那辆“吉尔”汽車走去。

3

在一道滿是油污的磚牆旁边停着有好多辆汽車。在紧靠左边的一辆自动卸貨的汽車下面，伸出来一双穿着帆布便鞋的脚。

“托里卡，把脚收起来！要踩你的脚了！”戈什卡把他的汽車在牆跟前停下来时，这样大声地說道。

这时，从汽車下面爬出一个头发蓬松，身穿蓝色工作服，手里拿着潤滑器的司机。他从褲兜里掏出了一包揉皺了的“白海牌”香烟。

“抽一支，”他說道。

戈什卡是两年前从部队上复員时来到波波夫卡的。安納托里^①在五四年从十年制中学毕业后就来了，所以，在这批新来的居民中間，他自认为是一个老居民。戈什卡和安納托里是好朋友，不过近些时来，他俩却很少見面。

^① 即托里卡。

“一块走吧？”戈什卡在鎖好汽車車門时这样問道。

“好，一块走。”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戈什卡把他跟主席的談話告訴了安納托里。

“你这个傻瓜，”安納托里生气地說道。“这是要拿你当牛馬。你想想看，他沒有司机是他的事！这与你何干？这是国家规定給你的假期。只有国家才知道你需不需要假期。你要这样，就包管考不上。”

“会考得上。”

“我跟你說，你准考不上。我根本不願同你这样的傻瓜談話。你給我滾吧，你这种家伙。”

他俩就这样一声不响地走了一陣。戈什卡忍了好久，終于还是忍不住暗自笑了起来。安納托里也笑了。

“哪天考作文？”他停住笑問道。

“三天以后。”

“你打好小抄了嗎？”

“沒有。我自己做。”

“你真是个怪人，戈什卡。誰自己做过作文？你多嚙見過这样的人呢？”

“沒有見過。”戈什卡說。

“我也沒有見過。”

“不过，第一个人的作文总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吧？”

“第一个！可你知道地球上的第一个人是誰嗎？是